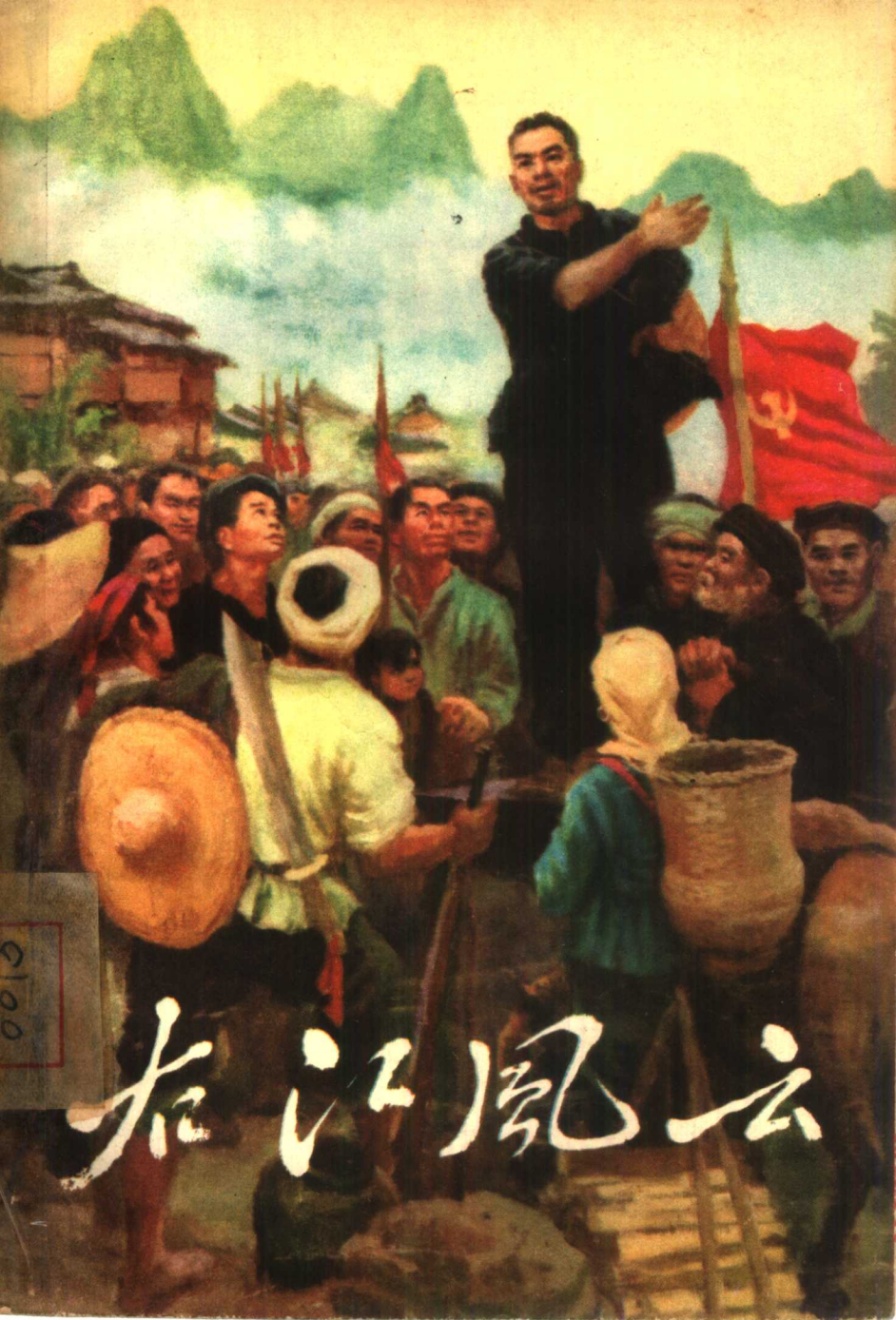




0100

云从风来

右江風云

广西军区政治部編

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一年·南宁



本書封面由林克武同志題字

右 江 風 云

廣西軍區政治部編

•

廣西僑族自治區人民出版社出版
(南 寧 市 園 門 路)

廣西僑族自治區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第一號

廣西僑族自治區新華書店發行

廣西僑族自治區民族印刷廠印裝

•

開本：787×1092公厘 $\frac{1}{32}$ · 印張 $2\frac{1}{8}$ · 41千字 · 插頁5

1961年5月第一版

1961年9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數：35,151—65,250冊

編 者 的 話

右江地区是老革命根据地，右江地区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。远在一九二三年，右江地区就开展了农民运动。一九二六年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各主要地区建立了組織以后，右江地区人民就和全国其他地区人民一样，一直在党的领导下，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的、艰苦的斗争，党的无数优秀儿女，在敌人面前，表现了坚贞不屈、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和热爱人民、无限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的高贵品质。

为了帮助讀者具体地和深刻地了解革命斗争的艰苦过程，紀念革命先烈，激励大家更好地学习英雄們英勇奋斗的精神，发揚光荣的革命传统，积极地参加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設，我們特編輯了这本书——“右江风云”。

由于編輯時間和編者思想水平的限制，錯誤之处，在所难免，希望广大讀者，特別是参加过右江地区革命斗争的前輩指正。

广西軍区政治部

1961年

目 录

那駝村夜举紅旗·····	欧致富 (1)
革命荣·····	赵世同 (6)
妙計过山口·····	李治平 (12)
攻粮所喜过欢乐年·····	黃振光 (16)
八勇士夜袭福才屯·····	黃繼龙 (23)
碧望歼敌記·····	韦国英 (27)
路过楊塘村·····	黃国楠 (31)
三打东兰·····	李善文 宋 宇 (36)
跟拔哥打白軍·····	广州部队征稿組 (42)
送礼·····	李善文 謝 敏 (49)
韦拔群街头談革命·····	謝 敏 (54)
南瓜鍋煮革命飯·····	李善文 武劍青 (58)
英雄的女通訊員·····	周家侯 (62)

那駝村夜舉紅旗

敬 致 富

我原是田阳县那坡鎮那駝村的一个穷苦孩子，从12岁起就当泥水小工。那时的穷苦工农群众，都受着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的剝削、压迫，很难过日子。俗話說：“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。”平地一声雷，百色、田阳一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，紅旗插遍了左、右江，紅七軍、紅八軍誕生了。我們穷苦人家的孩子早就听到了风声。有的說：“有一支軍隊，当官的和当兵的一样，他們頸上都扎着紅布，打土豪、分田地，专为穷人鬧革命。”有的投奔赤卫軍，有的投奔紅七軍，鬧革命去了。就在这时，紅七軍五十五团开到了我們鎮上，我們鎮也卷进了轟轟烈烈的革命运动中。

我永远也不会忘記故乡那駝村农民起义之夜的情景。

那是一九二九年秋天的一个傍晚，在結束了一天的辛勤劳动之后，我正在街上收拾泥刀、土筐准备回家。忽然，陆叔叔来到了我的跟前，他向我招呼了一下：“今天早点回家好了，不要搞啦！你今晚有事嗎？……”話說了半截他就走了。

吃罢晚飯，我照例到村头的芒果树下玩耍，可是今天的

心情有些不平靜，陆叔叔为什么要問我“今晚有事沒有？”他能有啥事呢？他为啥話未說完就走了？为了弄清这事，我連飯也沒有吃好。我想再碰到他时，一定要問个明白。我来到了大树下一看，这儿并没有陆叔叔，仍然和往常一样：老人们抽着烟，搖着大蒲扇，談談笑笑；孩子們在嘻笑追逐，吵鬧不休。我爱农村这些人，尽管他們被土豪劣紳剝削净尽，但是他們的心是善良的，人是忠厚朴实的。听到老年人的笑声和孩子们的吵鬧声，就使我覺得亲切。

我正在寻找陆叔叔，背后有人輕輕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我回头一看，正是陆叔叔。他馬上对我說：“今晚有事，你敢不敢干？”我問：“啥事？”“那你不要管，要干就来，半夜有人去叫你！”他說完揚起拳头晃了一下。从他的眼神里，我看出这“干”字的份量了。我想这一定是一件大事，我怎能不干呢？于是，我干脆告訴他：“我干！陆叔叔，和你們一块干。”“那好，穷孩子就应该这样。”他笑了，停了停又低声告訴我：“半夜时，你拿上梭标到野地去集合。”陆叔叔說完就走了。看着他那中等身材的背影，我又呆呆地想了許久：陆叔叔是个好人，四十多岁，也是做泥水活儿的，整年东奔西跑，还是吃不饱穿不暖。有一年他儿子被民团拉去当兵了，可是过了不多久，他便想尽各种办法，終于使儿子离开了民团，他說：“好仔怎能去当民团！”为这事，村子里的人都說他有种有胆，敢和民团作对！想起这些，我願意跟着这样的人一块干。

这夜，我没有回家，瞞住爷娘，偷偷地拿出我那根練武

工用的、有三尺多长的連环棍，到隔壁亲戚家过夜。和我同年的孩子們，愛玩愛鬧，常常不在家住，东借一宿西住一夜的，爷娘从不过問，也不知道往哪儿去。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。哪知道这一次我却是鬧革命去了。

躺在床上，怎么也睡不着，也根本不想睡。山风掠过房頂，树叶被吹得沙沙作响。夜深了，四周一片寂靜。可是，还听不到敲門的声音。不能再等了，我摸着黑悄悄地爬起来，拿起連环棍就出了門。

我匆匆走到野地一看，嘿！四面八方来了許多人，他們拿着梭标、猎枪、大刀、木棍……各式武器都有。忽然，站在坡上的陆叔叔对大家說：“同志們，我們暴动了……”这几个字，猛烈地冲击着我的心，我感到革命的风暴来了。随后，他就帶了我們这百余人直奔村北方向而去。我跟着大家一块儿跑，心想，陆叔叔領我們上哪儿去？到底是干什么？我还是悶在葫蘆里……走了不多久，人們就停下来了，我跑上几步近前一看，原来是保长的家。嗨！这回我才完全明白了，要抓保长！我笑了。

提起伪保长，人人痛恨。他是当地一个大土豪，又兼团总。他家住的是高楼大房，餐餐吃的是大魚大肉。他欺压穷人，敲詐勒索，无恶不作。我們早就盼望这天快到来。現在，这一天果真来了！

暴动的人們在保长家的围墙外面，每隔两三步一个組，每組三人，团团围住，水泄不通。大人們翻过墙去，撞开了門，蜂涌而入，活捉了伪保长。保长吓得渾身直打哆嗦，可

是还在耍賴，賴死不走，哭天喊地地說什麼“我沒有做亏心事啊……”他的老婆孩子也跪在地下叩頭求饒。陸叔叔指着保長狠狠地說：“你欺壓人民，犯了死罪，不能饒恕！”

第二天，全村男女老幼都到偽村公所開會，殺了偽保長，宣布成立蘇維埃。會上，群眾選舉了農××為蘇維埃主席。陸叔叔在會上講了話。他說：“我們盼望已久的日子來臨了，大家起來好好鬧革命。我們要打倒土豪劣紳，分他們的田地……”接着農主席也講了話，他號召我們組織赤衛軍保衛家鄉。當時我們就有百餘名青年響應號召，成立了人民的武裝——赤衛軍。不久，赤衛軍編入了紅七軍五十團。從此，我就正式成為紅七軍的一名戰士。

過了十多天，紅七軍開拔，我便離開了家。走前，我找到了陸叔叔說：“我要走了，白軍還會來的，你可要多加注意呀！”陸叔叔點了點頭，說：“好，你走吧，要好好幹。你放心，白軍來了，我有辦法的，因為咱們有老百姓啊！”

蘇維埃主席也隨紅軍走了。那駝村只留下陸叔叔一人堅持工作。以後我才知道，陸叔叔原來就是黨的地下工作者。

三十多年來，我在人民軍隊里，受到黨的直接培養，在革命的歲月中，從年幼無知到長大成人，從一名戰士成長為一個指揮員。

我們每一個紅七軍的老戰士，每每想到故鄉人民，在黨的領導下，經過長期艱苦的革命鬥爭，徹底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，現在，和全國人民一道，正斗志昂揚，意氣風

发地建設着社会主义，故乡的未来会更加繁荣、美好，便很自然地联想到幸福得来不易。

革 命 菜

赵世同

一九三五年初春，右江下游，不知有多少人在敌人血腥的屠刀下牺牲了，不知有多少村庄变成了废墟。就在那枪声陣陣的夜里，我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在一个漆黑的岩洞中作出决定：轉移陣地。月儿弯弯，星光閃閃，山野象死一样的靜寂。革命委员会和武工队六十多人，內心燃烧着复仇的火焰，連夜离开了革命根据地，轉入了新区。

我們走进田东县百笔乡淶洪山时，天才发白。浓霧弥漫着縱橫三十余里的淶洪山，这是我們要隱蔽的地点。在大森林干枯霉烂的树叶上行走，脚下軟綿綿的使不上劲。走着，走着，走了十多个鐘头，才来到一片平坦的地方，山沟里有水，大家打算住在这里。

这里山高树大，走不到边。到这里开过荒的七公說，这里离屯近則三十里，远則五十里，沒有見什么人来过。这样，我們就决定住下来，用野芭蕉杆子当柱子、叶子当瓦盖，不到半天時間就搭起十几个芭蕉棚。

第二天半夜，突然刮起大风，芭蕉叶子被大风卷走了。烏云弥漫，春雷震天，电光閃閃，象火蛇那样，一条一条

悬挂在天空中，大雨傾盆潑下，山水象猛獸那樣從山上直沖下來。我們沒有地方躲雨，只好用被子蓋住頭，兩人一伙、三人一團地抱在一起，淋了一整夜，渾身濕漉漉的，嘴唇冷得發黑，皮膚上起了層雞皮疙瘩。

雨過天晴。第三天，我們急忙蓋好幾間木房。搬進新房子，個個笑逐顏開。那天，七公回家弄來了幾十斤臘山豬肉。大家趕忙做好飯，高興地一邊吃着噴香的山豬肉，一邊哼着工農兵歌：

“工農兵，
聯合起來向前進，
萬人一心，
殺盡敵人。
我們團結，
我們奮鬥，
我們暴動，
殺向帝國主義、國民黨軍閥的大本營。
最後勝利終歸我們工人、農民和士兵。”

革命的歌声洋溢着整个森林。

一天清早，我們上山開荒，半路碰見百筆鄉通訊員黃烈子，他揹着一袋包粟趕來，沉痛地報告說：“你們走的第二天，又有幾百匪軍糟蹋隴旧、隴壽屯，很多青年被槍殺了……”这个消息激起了每個同志的憤恨，個個咬牙切齒地咒罵着敵人。

“想消滅革命種子是不辦不到的，白匪的燒殺，只能

加快他們的死亡。”滕国栋同志說着，把鋤頭狠狠地一揮。我們几十個人被強烈的復仇怒火燃燒得全身發顫。我身旁一根樹枝，不知什麼時候給我折成一段一段的了。但是，為了保存實力，我們只能忍着內心的痛苦，暫時隱蔽下來，等待時機報仇。

一個月後，敵人的活動更瘋狂了，敵人對我們進行軍事進攻及經濟封鎖。我們兩天沒有一粒米下肚了，肚子裡噁哩咕嚕的，只好找野菜來充飢。最初，大家吃雷公根菜。可是，雷公根菜也一天一天的少了，每人只能吃個半飽。後來，又找到芭蕉心和酸野菜來代替糧食。雖然吃野菜，同志們卻個個興高采烈地，把這些野菜叫做“豬腸”和“打涼丸”，吃得又香又甜。但是，問題來了，單靠這些野菜充飢是不行的，吃多了會拉肚子，怎麼辦？飢餓在嚴重地威脅着我們。同志們穿的也只有身上的一套破衣，我有一個一歲多的小孩，餓也哭，冷也哭。正在最困難的時候，黃振光同志高興地揹着一大捆野菜回來，氣喘喘地說：“這可以吃。我在家常吃這種菜。它長在火燒過的地方，這是在前個月被燒的那邊山找來的。”梁乃武拿了野菜端詳着說：“‘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’我們成了患難之交了！”

“我們革命的種子就是這樣，任野火燒，任狂風刮，但它永遠生長在祖國的大地上！”滕國棟同志緊捏着一莧野菜激動地說。

“就叫它做‘革命菜’吧！”陸浩仁同志給野菜起了這個名稱。以後我們就經常去采“革命菜”充飢。有了“革命

菜”，便可以吃到收新玉米的时节。有了吃，我們又开始新的活动，愉快的歌声又响了：

“誰是革命主力軍，
我們工农兵。
工农和士兵，
原来都是一家人。
自由被剝削，
血汗被吸尽，
受苦受難受压迫。
要求解放来革命，
团结前进，
向着敌人去拚命，
不怕流血与牺牲！
爭自由求平等。
軍閥、資本家、地主与豪紳，
帝国主义者，
我們一定要扫平！
工人有工做，
农民有田耕，
退伍士兵得安宁，
革命才完成。”

有一个晚上，我們已經入睡，“嘭！嘭！嘭！”的敲門声把我惊醒。“誰？”我抬起头問。

“是我。”我一听是七公的声音。七公是今早下山去和

黃烈于同志聯系的，便起來開門。他一進門，後面緊跟着一個挑着玉米的女人，她是黃烈于的愛人。

“黃烈于前……天被害……在白筆山上了……”七公聲音顫抖地說。黃烈于的愛人接着就放聲大哭，我倒握着門柱，淚水簌簌而下。同志們向七公圍上來，憤怒地望着遠處的山峯。

黃烈于同志犧牲了，我們的交通站被破壞。看來我們這個大森林已引起敵人注意了。根據這一新的情況，我們決定在第二個晚上轉移到有群眾基礎的右江北岸。這時天已拂曉，突然從遠處傳來隱隱約約的槍聲——我們被包圍了。

“同志們！我們被敵人包圍了，革命重擔放在每個同志的肩上，大家沉着聽指揮。這個山很大，敵人摸不清我們住在哪裏，大家隱蔽好，到晚上就突圍。”滕國棟同志鎮定地對大家說。

槍聲越響越密，匪兵愈來愈近，但他們不知道我們住在哪兒，到處盲目打槍，在山的四周也放起火來了。

“喂！你們出來呀！放你們回家。”

“你們跑不了，插上翅膀也飛不出去。不出來，就燒死你們。”

白匪到處嗥叫着。

“你們願意來，我樂意送這玩意兒給你們！”一位同志舉起手裡的斧頭咬牙切齒地說。斧頭碰著頭上的草杆噼噼地發響。

我們決定轉移，沿着小溝，從大森林的青草叢中爬行

着，頭頂上子彈在飛嘯，荊棘刺破了腳，衣服被勾爛了，膝蓋和兩腿都磨出了鮮血。一直爬到下午三點多鐘，這時，太陽晒得全身灼熱，喘氣都有些困難了。白頭公突然停下不動，嘴唇干得象兩片蘿卜干。“怎么？”我愛人推了他几下，他有氣無力地眨了几下眼睛。我愛人就把留給小孩的稀飯筒解下來，一口一口喂給白頭公吃。當白頭公的眼睛盯到小孩的身上時，他就突然轉過頭去，象有一股新的力量在他身上流過，他又拚命地向前爬去。

我們爬到一個深溝里，敵人還在山頭上喊燒喊抓喊殺地喊個不休。月亮爬上山頭，笨豬們還在一股勁地亂放槍。後來我們走遠了，槍聲才逐漸疏落下來。就這樣，我們克服了重重困難，順利地轉移到右江北岸，高舉着革命紅旗，活躍在新開辟的地區上。

（唐愛華記）

妙計過山口

李治平

一九三〇年五月某日，我們紅七軍由貴州榕江（古州）撤回廣西。那時我在五十五團一營二連二排四班當副班長。我們排是最后撤退的。當我們趕上隊伍時，天已經黑了。前面部隊被攔住停下來，王排長下令休息。自從古州城苦戰以後，就白天黑夜地趕路，十分疲勞，休息對我們是多麼需要啊！大家剛坐下來，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

“你們聽，鳥叫啦！”一個戰士醒來喊道。枝頭小鳥吱吱喳喳地叫得好聽極了，東方已透露出一縷光明，天快亮了。大家急忙爬起來，四下張望，連大部隊的影子也看不到。糟糕！我們掉隊了。

王排長对大家說：“同志們，我們掉隊了，情況十分危急，李宗仁白軍在前面堵着，后面的貴州白軍正在追，周圍的保安團、民團也有很多，誤了時機，可就難突出去了！”接着他揮動一下拳頭，叫道：“快上山！”隊伍爬到一座山上，在一所茅舍旁隱蔽起來。

周圍全是尖尖的石山，爬也爬不過，繞也繞不開，只有一條小路可以走出去。山口上的小鎮里，住着白軍保安團二